

听风而眠

# 我和我的蒲河

■ 黄开林

听我婆和父亲说,我们是从岚河口搬到双龙桥的,住了一年,日子过不下去,就毫无目的地翻了一座大山,到了蒲河的茶园沟,这儿也穷,好在有人愿意租间茅草房,暂时有个遮风挡雨之所。人口不多,茶树不少,土老鼠满地跑。有一天父亲和我上山砍柴,发现一个大老鼠洞,用弯刀慢慢撬开,里面竟藏着一大捧大芋头,这不亚于大白天做了黄梁美梦,父子俩喜极而泣,砍了几匹棕树叶,编了提兜全装回去了。就这样,与“高客”(岚皋人对老鼠的别称)争食,掏了一冬的老鼠窝,吃了一冬的土豆,算是把命保住了。

第二年春上,连草都吃不上,只好搬到蒲河上街头,有一姓刘的地主对人非常和善,迟早笑眯眯的,愿意收留当长工,租给水田耕种。整田,育秧,管理,直到抽穗、扬花、灌浆、饱米,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父亲心想,今年一定有饭吃,明年也不会再闹春荒了。谁知谷子一晒干,地主就找几个壮汉抬着特制的风车,用力猛搅,大口出来的好谷子,不容分说,理直气壮全部装走,只留下二口的瘪谷和谷糠。公叹了口气:东家面善心狠,这日子没法过了,赶紧搬家。

人住高,水住低,背着几口袋半米子水谷,堆头大,份量轻,拖家带口沿着河水上行,过笕子口,越小木瓜沟,就到了现在的草鞋堰。公是兴水田的把式,这儿河水田多,不怕天旱,便停下脚步,租了住房,几亩好田。东家姓胡,对人比较厚道,一年的收成,交租之后还有一小半,婆还喂了一头大肥猪。父亲天天盼着过年吃肉,这时从大路上来了卖土布的货郎,公就用这头猪换了三匹布,父亲抱着公的腿为此哭了一大场。好在过年能穿上新衣裳,加上婆又喂了一头接槽架子猪,心里才稍微宽慰一些,干活更加卖力气起来。

第二年,风调雨顺,打下的谷子基本能撑到来年接上季,圈里的猪也有二指膘了。记得是一个很寒冷的日子,大路上突然就嘈杂起来,过起了穿黄衣服背枪的队伍,村里的人都很害怕,全躲到树林里,当地人叫“跑反”。让人惊异的是,这支队伍只在田埂上挖了几个洞,拾了一些柴,埋锅造饭之后立即开拔,真正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后来才知道,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刚从平利过来,翻越茅坡梁,穿越放牧场,在草鞋堰吃了一顿饭后赶到蒲河口,没有渡船,只好挽起裤腿手拉手涉过冰冷的蒲河,半个时辰就登上太阳梁,没费多大力气就解放了岚皋。

岚皋解放,我家就跟着翻了身,分了房和一些用具,土改时又分了田地,

真正过上了当家作主的日子。后来要在我们分的公房里设立芳草乡政府,给了十几根檩料,叫上看哪儿就在哪儿修,公就在莲花台下靠岩边的几分水田上修了三间土墙房。说实话,我们黄家有今天,真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新中国!

70年了,我们就住在这儿,像是定了根,再也没有挪过窝。几间土墙房,中间重修过一次,地基丝毫未动,现在政府穿了新衣,我们自己戴了帽,还是红顶子呢!出生在这老屋,整个童年、少年在这儿度过,我是喝蒲河水长大成人的,我是从蒲河走出去的国家公务人员。老屋还是那个老屋,蒲河却不是原先的蒲河,天翻地覆,日新月异,地盘由小变大,先是与芳流合并,随后又把溢河乡的新建村纳入版图。境内有巴人崖葬老人洞,富有传奇色彩的仙人脚和雷打石,蒋家关的香炉石旧志上都有记载,水雾池也可算作当地名胜,明末清初蒲河街的刘洪、刘二虎揭竿而起后加入闯王队伍,漫坡的祝塔墓,滔河口被淹没的岚皋旧八景之一蟒蛇吐箭。特别是古树名木多,茶园沟的古茶树,草鞋堰的红豆树,都是当地一景,最近出版的《岚皋古树名木谱》就收录了十几棵,每棵都配有精美的抒情散文。这儿还有岚皋最大的水电站蒲河口水电站,安眠着够得上岚皋文坛教父之称的李发林。

我说的这些都是老古董,过去式,通过与年轻的镇长孙天宝攀谈,才知道有近千户高山农户移民河边川道,父老乡亲都过上了祖宗多少代都不敢想的殷实生活,这是多大的壮举,这是国家强盛的目标。蒲河公路是全安康市标准最高的通村水泥路,宽敞平展,汽车跑得很平稳。幼儿园,我小时候从未听说过,蒲河幼儿园是全县建设标准最高的,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开水不用柴烧,冷水不用人挑,一拧水龙头清水哗哗的来。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再没有停电的困扰。地里种的大多是经济作物,野生的瓜蒌我知道,本地人叫屎瓜籽,这样大面积的种植,我还是头一回见,一河两岸,藤蔓缠绕,一蓬蓬,一架架,青枝绿叶,生机盎然,那些大小各异的瓜一疙瘩一疙瘩地悬挂着,躲闪着,像宝葫芦,更像鲜活的五线谱,那滴着露珠的青瓜就是变形的蝌蚪符号。籽是上等的炒货,被誉为瓜子之王,果皮仁根均可入药,五年后挖根切片晒干叫天花粉,是不可或缺的一味中药。国字号的有魔芋种植,蒋家关村是全国第七批一村一品魔芋专业示范村,这里长出的魔芋比人高,诞生过魔芋王,魔芋林下种植是公认的品牌和名片。

# 五彩的千层河

金秋十月,美丽的千层河已被秋色浸染,变成了深浅不一,缤纷艳丽的山水画卷。视野所及,绿色、红色、黄色深浅不一,相互交融,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们从各地纷至沓来观赏秋色、采风、摄影;山间溪流声、欢笑声、惊叹声不绝于耳,行走其间,人们或在沟壑溪流间戏水游玩,或举起相机、手机将美景定格在镜头里。(文/廖霖 摄/叶作庆)



新游记

# 我们研学向北京

■ 李爱霞

8月,要北上研学的孩子们已全部准时在汉滨高中校园集合。邹安生校长指着学校门柱上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关心”的对联,殷殷叮嘱全体同学“咱们汉滨高中的同学不做书呆子,要多走出校门,在行走中学习,在观察中积累,在体验中感悟,真正做一个眼界开阔,胸怀天下的汉滨学子!”

列车向北,大家安静悠然,或看书,或轻声聊天,或独自看窗外一掠而过的风景沉思。坐在我身边的伍修老师和他旁边的孩子已开始沟通交流,当了解到孩子和父亲有代沟时,王老师的好班主功夫在他和孩子的一句一交谈中展现出来。在我们前面,几个老师都在和孩子们轻言细语开心探讨,凝视迅速后退的高楼、树木、山峦和河流,我悄悄感叹,自己多么幸运,有这样一个温馨的工作团队。

出陕西,列车以300左右的时速驶入河南灵宝境,因为我二爸当年人赞灵宝,可多年来,我们也才去过两次。行走一望无际的平川,也许窗外的某一棵树,某一株庄稼,某一块田埂亦或某一条街巷,我的亲人们可能触摸过,驻足过,每一眼望去,便顿感无比亲切。想起2017年十一月假期我们专门陪父亲到二爸家,在鸡鸣岭看黄河,在函谷关两弟兄相扶相携转景区,还争先恐后给三爸打电话,可谁知2018年底三爸就永远离开我们驾鹤西去。我的老爸在过去的一个月也连续被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人生无常,但也正因无常世人倍加珍惜,就如此刻,我根本舍不得睡觉休息,恨不能多长几双眼睛把窗外的微风夕阳,遍野青绿尽收眼底。

高铁继续在河南大地驰骋,五点半新乡到了,细心的领队给大家安排了盒饭,两荤一素一面酱,配着柔润的米饭,让没时间吃午餐的孩子们兴奋起来,几个男孩子吃完感觉没过瘾,低声说再来三份我也吃的完。领队说,不急,晚上到北京了还有饭,现在就打个盹,大家报嘴偷笑,真的是饿了,几十个孩子都顾不上说话了,埋头深睡。

5点56列车到达安阳,安阳是河南省地级市,古称相、股、郟、郟城、郟都、郟郡、相州、彰德等,简称殷或郟,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地处河南、山西、是

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是早期华夏文明的中心之一,甲骨文的故乡,周易的发源地、红旗渠精神的发祥地,历史上,先后有商朝、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在安阳建都,故安阳素有“七朝古都”之称。西门豹投巫治邺地、扁鹊如降生古相村、信陵君窃符救赵、项羽破釜沉舟、曹操郟城发迹、三朝宰相韩琦、抗金名将岳飞等名人轶事层出不穷。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来安阳时,留下了“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的著名诗句。看来,我还得再找机会到安阳拜谒先哲,吸纳历史经典。

我们一边看窗外无边翠绿庄稼,一边查看八横八纵的高铁路线图,纵观高铁网,感叹大平川道路的通达,叹息我们大山深处修路的不易。三百多时速行驶的两车错车只需两三秒,仅仅一眨眼间身旁的另一列车就越来越远了。我们又谈到了气流和压强问题,谈到动物世界里打洞的鼹鼠,形成一条条长长的通道,它们用自身经验感知气流越大,压强越小的原理,铸就自己的地下世界,在这地下世界里,不受地面的干扰,不怕刮风下雨,自由在地呼吸生活。人类从鼹鼠身上得到启发,于是建造了地下铁道。如今地铁已是各大城市的交通命脉。

6点零3分列车进入河北地界,我的手机叮咚一声就收到了来自河北的热烈欢迎和亲切问候。地形地貌依然和走过的河南几个站一样,平整的无以复加,庄稼也大多为玉米,棵紧挨一棵,高矮整齐的一片接一片铺到天边的玉米地,用数学量描述其整齐程度的话,其方差基本为零。可我感觉机器播种的玉米太过密集,我想象不出将来结出的玉米穗会有多大。和河南唯一不同的是这里的村落民房一律是红色为顶,每一块大田四周都栽植一到两排整齐的白杨,我猜测可能防风墙,因为这里逐步向北,风沙自然要大。

说话间,河北第一站邢台到了。我们就这样一脚窜到了河北,我很好奇石家庄站外高楼房顶的造型,想拍一张仔细研究,可终因距离太远,拍不真切,只能雾里看花。7点50涿州东站,8点半北京西,我们心中的庄严之地,神秘之地,霸气之地,威武之地就这样到了。

依然是四野开阔,依然是满眼清脆,感谢高铁,感谢中国科技,让我们五六小时内跨越千里,让我们稳稳当当一马平川跨南北。

五味品安康 酸甜苦辣臭

# 小桐酒馆

■ 郭华丽



在东井街的街尾,也就是市水利局的大门外,有一间青瓦覆顶,门脸不大的稠酒铺子。我一天总要和它打个照面,因为这是通往我寓所的必经之地。

安康的稠酒馆很多,大多都是在这样的小巷子里,用粉笔、红漆、或涂料在一块木板,或是直接就在墙壁上写上“稠酒”二字,简单、明了,没有花里胡哨的点缀,反倒契合小巷人家的质朴、家常。

就像这个稠酒铺子,干脆连个招牌都没有,一副“酒香不怕巷子深,诚信顾客常盈门”,横批“安康稠酒”的门联就道出了自己的来路。不足二十平方的房子内一张八仙桌配着几条长板凳,两个小木桌放着几把木头椅子就是这个酒铺的陈设。我早上七八点钟路过于此买菜时通常里面已坐了六七十个酒客。下酒的菜就是散放在木头桌子上的瓜子、花生。一个扩沿儿的粗磁白碗或是端在手上,或是放在桌子上,里面是乳白的稠酒,喝一口那个美啊,都写在了被稠酒滋润的酒客脸上。

虽然我不计其数的路过这间稠酒铺子,也被飘散在巷子里又甜、又酸、又苦、又黏、又香的稠酒味儿撩拨的想要进去喝上一碗,但因从未见有哪个女人也堂堂地混迹在这些老面孔的酒客里而作罢。也曾攒托儿子跟我进去感受一下,无奈儿子不好这口儿,也不喜欢他妈窝兀在这些男酒客中而悻悻然。

“汉三杰闻风下马,周八士知晓停车,不饮你亏”,这是学生时代在安康五里一稠酒铺看见的一副对联,至今仍然记得。不知是当时喝的稠酒味儿至今还缭绕在心里,还是这幅对联嚣张的扎实。想当年从未犹疑女孩儿家的大碗喝酒,只是担心喝上几碗五毛钱一碗的稠酒一月的伙食费还够不够。而今有了买酒的钱,却顾虑这是不是合适的去处。人生兜兜转转四十年,不知不觉就把自己兜进了世俗的规矩和方圆里。

在这个酒铺子里喝酒的都是些老面孔。基本上是五六十岁的或更年长些的男人们,鲜有见做官的人。也是,官场上这年岁的男人也正在仕途上谋自己的人生价值,哪有闲心、闲时来此小酒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路过酒铺,常常听见里面谈天侃地,谈国际局势、国家政策;谈社会新闻、针砭时弊;谈地方建设、文化旅游;也谈房价油价、酒风家风……也曾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卖菜老者,放下一担子碧油油的空心菜,走进稠酒铺子端出一碗稠酒又蹲在菜篮子前,眯眼端着碗,轻轻抿上一口,一脸陶醉。这样的岁月,这样的卖菜也就卖出了“姜太公钓鱼”的境界。

一年四季,从初春到隆冬,无论刮风下雨飘雪,这个稠酒铺子都是赶早开了门,午时就歇了业。这些酒客也都是早早的来,就着酒侃上一会儿各自归去。和这个酒铺相邻住了几年了,从未看见过用稠酒把自己灌醉的人,也未见过乘着酒性撒野爆粗的人。也许有人不屑于在这样简陋的小酒馆里喝一块钱一碗的稠酒,但对于酒铺这些知天命、花甲子的人,人生的种种沉浮荣辱都已淡去,已不必再拘泥于世俗中的竞争、规矩和厉害,也该是为自己的人生留得适当的空间和享受得时候了,而这样的享受,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这样一间简陋的酒铺,这样几个已熟悉了的人,赶早的这一碗醇厚爽口的安康稠酒。

# 张岭肉夹馍

■ 李庄主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究竟什么样的心境,才能做出如此味道的肉夹馍。肉煮的很烂,应该加了啤酒,肥肉和瘦肉已然没有界限,浑然一体无法分辨,厚重的卤汁味完全吃不出猪肉还是牛肉。销量不好,馍成摞的放置很久,早已经没有刚出来时的酥脆,只有短暂回炉后的一缕余温,油腻的塑料袋包裹着不荤不素的食材,咬一口下去,闷的打头,吃到最后,又能品出一丝苦涩,这就是王大姐的肉夹馍。

王大姐卖了很多年肉夹馍,我也吃了很多年。我很惊讶生意如此竟能坚持多年。或许除了卖肉夹馍,她也不想尝试新的东西。这么多年,她就好似沙漠里的一座沙丘,不知道也不愿知道绿洲在何处。一次去买馍,偶然听见她和一个相识顾客怅然若失的说到,我就羡慕你们这些过的好人,突然间觉得她很可怜。我不知道她经历过什么,被谁伤害又或者伤害过谁,年复一年的不高兴是很难做到的,生活中的每一次经历似乎都不能激起涟漪,每一个顾客似乎又都是倾诉的对象,顾客们匆匆来,匆匆走,她话没说完对方就转身离去,只剩下自己怅然若失的回味着若有如无的情愫。

就这样,王大姐一直守着她的那地,一天天做着重复的事情。没生意的时候斜靠在卷闸门框睡觉,说是睡觉却又比任何人惊醒,总能在顾客靠近时及时睁眼。略带烦躁的挤两个字:几个?然后自顾自忙起来。王大姐手脚很麻利,或者说,她的工序比别人要简单的多,馍是现成的,有点温度就行,肉都煮烂了,随便剁两刀,随手拉扯一个最近的塑料袋一装,大功告成。剩下的好长时间,就剩下睡觉。我有时在想,她或许也没有睡着,只是在用耳朵听,听这个浮躁的世界人们虚情假意的交流,睁眼看是不屑为之的,这个糟糕的世界,眼不见为净。

一千六百多年前,匈奴王阿提拉率军突然越过阿尔卑斯山直攻意大利并摧毁意大利北部所有城市,西方人畏惧地称其为——上帝之鞭,意思是像鞭子似的驱赶着人向前走,作为对自己过往罪孽的惩罚。这个带有自嘲和省性质的解释倒是推动了西方世界的进程。其实人的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成长过程中有多少挥鞭鞭子的人在帮其反复锻造。幸运的,在安康张岭这个快被遗忘的地方,有个人一直在凝视着。

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去买一次肉夹馍,开心或不开心时候都去,去听王大姐的絮叨,去见一脸嫌弃,去品一丝苦涩。过两天身体养好一点,我想,又该去了。上次吃馍拉了好几天肚子,希望下次能好点。王大姐也该欣慰了,有几人能豁出性命照顾她生意?隔壁卖河南水煎包的大哥是弄不明白为何我老去买肉夹馍,有些苦注定只能自己去吃。

# 白河作家蒲小茶出版新书《草木》

本报讯(通讯员 黄秀琴)近日,白河作家蒲小茶新书《草木》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草木》是一本散文集,作者在白河的山水中,在先民生活的遗迹中,在缓缓流动的日子里捡拾着那些发光的碎片,让你沉思,给你感动,让你开怀大笑,让你感悟那些悄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美好,是一本温润心灵的散文读本,也可以作为反思生活的故事佳作。

